

春秋經筌

九冊 成公

木訥先生春秋經筌卷第十

左綿趙 鵬飛 企明

成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即位義見隱元年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冰

義見允十四年

三月作丘甲

周禮九夫為井四井三十六夫為邑四邑十六

井百四十四夫為丘四丘六十四井五百七十
六夫為甸甸實百井蓋九百夫之地其中三十
六井三百二十四夫治洫定出賦者六十四井
五百七十六夫共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
今作丘甲是使丘出甸賦百四十四夫之間出
三甲爾說者疑魯必不驟加四倍之賦為臆度
之論曰使丘出一甲而已且經書丘甲是丘賦
甲矣安知其為一甲若以為丘出一甲則於文
不明聖人立文不如是之辭不達也周禮大國
五百里記曰成王封周公地方七百里其實五

百里記禮者合附庸而言之五百里之疆以甸
計之甸方八里四甸為縣方二十里四縣為都
為六十四甸方四十里四都為二百五十六甸
甸方八十里旁加十里方百里為一同五同之
地為七百八十甸甸出三甲為甲士九百三十
人甸出步卒七十二為卒二萬二千三百二十
人卒二萬而甲士不及千人則精悍少而冗卒
多戰無以必其勝故增甲士焉若以為丘出一
甲則是甸出四甲三加其一而已甸加一甲纔
增甲士三百人魯既患兵弱不足以備齊故重

賦以益兵而益士三百人何補於強弱今四倍之則為甲士三千七百二十人步卒二萬甲士三千則可以守可以戰合步甲二萬六千四百人以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則魯纔有二軍焉然孟子告慎子之言則曰周公封於魯方百里今魯方百里者五有王者作在所損乎在所益乎以軍制考之則百里纔為六十四甸步甲合六千餘人無半軍之衆於制為不合所謂方百里者五則魯之故封也則夫封國之制當從周官為正而王制孟子之說疑夏商之制也故予以

周官封國丘甸之法考之而成公之情見矣蓋成周鄉兵之法務為不可勝而已非志於決勝也故步卒衆而甲士少今成公期於勝齊故增甲而不增步精悍多則果於必勝也今作丘甲甲既強明年遂為鞏之戰大敗齊師則作丘甲誠若有功於魯矣嗚呼先王寓兵於農所以保民也豈期於鬪忿哉故甲少步多所以為自守之計成公即位之初未有一言之令以靖國利民首增甲士以擠民於死地逞一己之憾亂成周之制可勝責乎故聖人書曰作作者創作也

誅作備也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魯固齊之與也宣之末年急於事齊公孫歸父如晉叛齊也未反而宣公即世歸父奔齊魯固篤於親晉矣晉蓋疑歸父在齊魯必有二心於齊而魯亦疑晉之不已信也故為赤棘之盟赤棘晉地魯蓋果於絕齊志於求晉故就而求盟焉明年齊伐我北鄙而四鄉會晉師為鞏之戰其謀蓋定於赤棘也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王者無敵於天下周衰皇靈不振動而取敗無敵之勢微矣而春秋尊王之書不以其勢微而廢無敵之義故每避就其文以存其義王師伐戎為戎所敗而聖人不與戎之敗王師也書曰王師敗績于茅戎若王師之自敗焉所以存周室也不書戰見王者無敵不地以志天下皆王土其尊王也至矣尊王所以責天下諸侯不能敵王慊也

冬十月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

魯戴於晉久矣而齊未遽加兵於魯者蓋望魯之或改而事齊也齊頃不義於四鄰諸侯皆哆然外之獨魯宣以援立之故不敢忘惠公之好而折節事齊蓋亦不情矣末羊命歸父如晉其叛齊之跡已顯而齊不察見歸父之來奔猶以為魯未絕齊也既而成公立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始知魯決然無齊故有北鄙之伐焉頃公驕傲結憾於諸侯晉衛既已仇齊今又賈怨於魯其召鞏之敗非不幸也蓋自取也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

師敗績

新築衛地戰于衛則齊伐衛也凡戰以被伐者為主故以衛主之學者不考聖人所書之文憎然從傳於謬以為孫良夫伐齊豈有衛伐齊而戰於衛地戰不主被伐者而以伐人者為主也宣十八年衛世子臧同晉伐齊故齊有新築之師以報前日之役理所必至然齊不伐晉而伐衛者蓋怯晉之強而不敢加也前日伐魯今日敗衛二國之憾益深矣雖不伐晉魯衛能不求晉以報齊乎六月有七大夫之出同怨共疾宜

齊之不免哉戰書人敗書師春秋之常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
帥師會晉卻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
鞏齊師敗績

鞏之戰所謂用大師爾以四國之七大夫而敵
一齊侯雖頃公橫逆有以召天下之兵而大夫
之專恣亦甚矣驕傲不悛以犯諸侯之怒者齊
也威柄不移以啓大夫之橫者四國也齊侯不
義而四國之君不智春秋蓋同一貶焉頃公驕
蹇自恣即位九年未嘗一同諸侯會盟蓋自以

為中夏之強侯其視諸侯蔑如也時聘之使不
出齊境伐莒者再伐魯者一抗晉兵敗衛師諸
侯怒目疾視直將赭淄青為墟矣雖報怨之心
人情所不免而晉魯衛曹亦有君乎國之大柄
莫重於軍旅空鄉遂之兵一聽於大夫大夫內
得三軍之心外有勝齊之功奏凱而還邦君何
以制之吾是知魯之三家晉之六卿衛之孫甯
其暴橫蓋成於此不可不察也晉衛猶爾而魯
兵一出四大夫接軫其橫一至是哉以軍制考
之魯蓋有二軍吾於作丘甲既言之矣于時三

家日強季氏當國叔氏次之二子將上下軍臧
孫許佐行父公孫嬰齊佐僑如亦由晉士燮將
上軍卻錡佐之韓厥將下軍荀瑩佐之也許蓋
文仲之子而嬰齊叔盼之子二子皆他族故不
得專而孟氏則仲孫蔑嘗為無婁之盟實睦於
齊而不在其行也行父僑如將二軍以出則魯
蓋掃境以拒齊矣螿兵拒齊其故安在蓋宣公
之世專任東門氏仲遂及歸父父子秉政三家
側目久矣今歸父如晉未至而宣公即世歸父
知不容於三家疑其脅齊而扼已也故同疾於

齊期於必勝而後已此所以季氏叔氏偕行也
嗚呼無事而克齊猶懼其橫况各為己謀乎其
克齊以為魯功吾竊以為魯之禍也聖人列序
諸大夫非褒也蓋不書其名則無以見其橫凡
春秋之法書主將而已今併其佐而書之所以
著其恃衆以逼齊也雖然齊之敗則有以自取
而春秋之書戰惟被兵者為主鞏之役以七大
夫主之蓋主戰所以與其有詞今齊見伐而不
得主戰則聖人不予齊亦明矣易曰自我致戎
又誰咎也齊頃之謂歟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已酉及國佐盟于表婁
如師乞盟惟召陵與表婁而已召陵之盟志其
服表婁之盟志其辱故屈元之來首曰來盟若
前定焉蓋以齊滅之義不服則已既服則盟無
不得也國佐之來且曰如師得盟與否未可知
也七大夫之橫敗齊於鞏蓋已無齊矣鞏去齊
五百里表婁去齊五十里如鞏而不得盟七大
夫攻之而不置及表婁而後盟之其為辱大矣
雖齊頃之辱有以自取而大夫之暴橫不其極
歟故及盟者七大夫而聖人不序曰已酉及國

佐盟于表婁沒主者之名所以抑其橫再出國
佐之名所以伸其辱也王者之師務服不務勝
敵拒命則進以示威敵服辜則退以示懷齊既
服矣而諸大夫迫人不已及表婁而後聽其盟
是豈義師哉極其忿而後已與召陵之盟不其
異乎故聖人亦異其文所以見善惡之別也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庚寅衛侯速卒

取汶陽田

聖人於春秋因人情而立文者也文立而情露
情露而褒貶見故春秋之作凡以治人之情而

已吾於歸取之義見之內取外邑曰取外取內
邑曰取而內自取內邑亦曰取外歸內邑曰歸
外以人之邑與人亦曰歸外自入其邑亦曰歸
此所謂因人情而立文者也外歸內邑始侵而
終反之彼其願償我也故曰歸齊人歸我濟西
田是也外以人之邑與人外之意也順其意而
書之亦曰歸晉人來言汶陽之田歸之於齊是
也外以邑賂我彼樂於賂而無吝也亦曰歸鄭
伯使宛來歸祊是也內取外邑強以力奪之也
故曰取取邾取根牟是也外取內邑亦強以力

而見奪則亦曰取齊人取謹及闡是也外侵內
邑而取之宜其曰歸矣而亦書取何哉蓋強其
所不欲償也取濟西田與今取汶陽田是也濟
西之取以諉而汶陽之取以戰濟西汶陽皆齊
之所不欲償而魯以諉與戰而強復之則不得
不以取書今吾有璧不幸而忘之有一人焉得
吾璧而不有自挈而償我則安得不謂之歸哉
得吾璧而不我歸吾往責之而後償則安得不
謂之取此歸取之辨也而說者見書取因以為
汶陽非魯田詩云汶水湯湯魯詩也汶出萊蕪

入濟西為齊南為魯水南曰陽則汶為魯田也
審矣或者魯初無失汶陽之事故遂以為齊田
且內取外邑必係其國如取邾田自濼水是也
安有齊田不係之齊哉然不書失田之故者或
失於春秋之前矣或失而魯史不書聖人亦安
得而益之君子觀其取之之故亦足以見褒貶
其失之之故在所不問也

冬楚師鄭師侵衛

嗚呼機會之失為損大矣楚鄭侵衛晉失機也
晉自文襄以降世嗣霸統成公靈公庸懦無立

猶時出而主諸侯景公之興適當楚莊之方張
無以施其一二宣十八年楚子旅卒共王即位
未能和諸侯晉不於是時修文襄之業號召諸
侯以盟於兩河之間反陳鄭於既夷和齊魯以
抗楚乃區區修一朝之忿而助魯衛以逞憾於
齊齊何足計哉不圖宗諸侯以攘夷狄乃樓諸
侯以鬪私怨則楚鄭侵衛晉致之也既而楚勢
益張魯人戰恐公及楚大夫為蜀之會卒之天
下諸侯自河以東一舉而屬楚是雖魯成之罪
而晉之責為重也或者不遠責晉魯而近責鄭

鄭固又從楚矣為桀吠堯無足誅者聖人之意
蓋輕誅鄭而重責晉也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魯衛皆南逼於楚楚衛侵則兵將及魯矣故公
恐而為蜀之會所以潛服於楚而逆弭楚兵也
公以千乘之君而敵楚之一大夫其為辱大矣
春秋顯書之不為之諱亦足以見聖人之深疾
乎魯也前日四大並出盡其怒以扼於齊快
一朝之忿而已不知強楚之議其後也楚之侵
衛是必齊召之矣齊既不容於諸侯則南求楚

楚為齊報怨而魯衛實鞏之兵首宜其先受禍
也魯無前日之戰則亦無今日之辱矣幸楚人
聽其屈服而遂弭兵則蜀之會猶為幸也庸恤
夫辱哉凡諸侯之子稱公子以父稱公而子為
公子也楚既稱王安得曰公子吾於莊二十三
年荆人來聘蓋嘗論之以為楚降王稱子本其
自稱以通中國之辭於此尤足以證之且嬰齊
不稱王子而稱公子則其君豈自稱王哉其稱
王者臣子謚之也戰國之世諸侯皆稱王而趙
武靈王獨不稱王天下宗之則不稱王者固楚

之利也彼方求諸侯於中夏肯自稱王以犯諸侯之所惡哉今觀書公子嬰齊之事則其君不自稱王也明矣彼其卒而稱共王者臣子尊之亦由趙武靈王初不稱王而曰靈王也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鄆人盟于蜀

蜀魯地也公及諸大夫盟于蜀則公志乎為是盟矣公志為是盟則魯主之乎曰魯安敢加楚哉楚主之也獨公為志乎受楚盟爾已受楚盟君子所不責不足誅也今率天下而晉為夷其

罪可勝誅乎內不書公而外出大夫之名大夫仇也惡在外也及齊高偃盟是也內不沒公而外書人公自辱也惡在內也公及莒人盟于浮來是也蜀之盟浮來之比耳魯內闢私忿而外招寇寇至矣則匍匐請服之不假夫已服於楚在所不恤而樓諸侯聽命於楚其罪何避蓋魯獨受楚盟則疑晉率諸侯而問其故先奪晉援率諸侯而從楚焉陳鄭固楚之與而齊秦宋衛曹邾鄆則非魯號召之亦未遽偕為左袵也此聖人所以不沒公暴其耻而重其誅乎宋先陳

衛先鄭衛宋二君斬然在喪可辭而不辭也齊次鄭儼然大國可拒而不拒也冒喪而從盟自辱以從夷皆在所誅也雖一貶稱人觀其先後之序而罪之輕重見焉然未若魯之惡為甚也以司寇之典責之魯當伏上刑齊次之宋衛次之而諸侯不得已也此春秋之法所以寓司寇之典歟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冬從楚而春從晉冬盟鄭而春伐鄭何諸侯之不自安且不自信也諸侯不安諸侯不信誰任

其咎哉霸王不作也鄭之從楚久矣使晉有志於抗楚服鄭曷若移伐鄭之師於鞏之役乎移七大夫之勢而迫楚則楚必怖移七百乘之兵以伐鄭則鄭必服其怖齊也孰若怖楚之為利其服齊也孰若服鄭之為功兵力既盡於齊楚人乘隙而逞諸侯既已屬楚而區區樓諸侯從楚之餘而為伐鄭之役宜其不能得鄭也然幸諸侯不遂為楚復反而從晉是亦晉之幸而中國之福矣故聖人復舉而爵之所以伸霸主之威而幸諸侯之能自反也宋衛二君逾年稱爵

禮之常也彼其未葬時未及五月爾稱爵逾年之君也豈計葬不葬哉衛子盟于洮既葬矣特未逾年也故亦稱子用是知宋衛稱爵既逾年也非過也

辛亥葬衛穆公

二月公至自伐鄭

飲至于廟也說者以為危之蜀盟何以不危於此反危之吾欲聞其說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新宮者宣宮也何以不謚神主未入宮也喪畢則

主入廟喪二十有七月而畢今二十有八月何以未入廟未祫也禮喪畢則因祫祭而奉安新主于宮今宮成而未祫主未入乎宮也故不得書謚然則何以書以三日哭而書爾禮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今主未入宮先君實未居而哭之非哀先君也實自吊也自吊安得為禮哉以為天不佑宣公而新宮災鑿矣僖公災其亦譴僖乎允公之惡尤甚於宣天何不於新宮而致災及既毀而後災也天無乃重於宣而輕於允歟况神主實未入宮而災則於宣何傷哉

聖人之書為禮之失而已不為區區之應為神也

乙亥葬宋文公

夏公如晉

古者諸侯繼世喪畢則以士服見于王王賜之
韋冕然後朝于鄰國以繼好結信禮之經也今
成公釋禫不朝王而朝晉此何禮耶春秋諸侯
以強弱為判何有於禮宣公受位於齊故喪畢
則朝齊而不朝晉成公受制於晉故喪畢則朝
晉而不朝齊則夫相朝之禮顧所畏者先之匹

敵以下有所不朝而况周室之微哉彼其狎諸
侯而不復朝君子在所不責而聖人書朝晉之
事凡以責其偃然無王也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鄭之伐許自撒藩蔽以開楚寇也以職方考之
許逼近於楚楚越許而後至鄭許弱不能抗楚
折而從之君子不責恤其弱也而鄭固中夏之
次國以許為蔽而北事晉連諸侯以抗荆楚楚
亦未遽得鄭也今鄭無謀亦折而從又連年伐
許扼許之小而肆其毒許鄭唇齒也許亡則鄭

亡曷釋許以為外扞固鄭之利也乃區區逼許
不已其後許畏鄭益甚遷於楚地遷于葉又遷于
白羽又遷于容城逼近楚都所以倚楚而抗
鄭鄭既失許故楚兵一出則直履鄭郊楚患益
近故襄公之後鄭多入楚歲有晉楚之兵腹背
受敵水火交熾而鄭特如在鼎之魚耳其患皆
起於伐許而自撤藩扞之故不可不察也故聖
人於鄭伐許之事始終詳之所以誅鄭之無謀
而隳中國內固之勢也

公至自晉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圍邑不繫之國內邑也何用圍之叛也棘汶陽
之邑爾前年以鞏之戰而取汶陽田汶陽之民
蓋不降於魯然汶陽故魯民而復歸魯何以不
服孟子曰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民皆悅而
願為之氓矣宣公改助而稅成公以丘賦甲為
其民不其難哉汶陽之在齊助而已甸賦甲而
已今歸魯而用魯制則一定其稅而四倍其賦
彼何以堪之宜其悖然而叛也民叛而圍之孰
若輕賦而民自服故圍棘之事聖人之所深疾

特為內諱而宛其義爾故不書叛然書圍則叛
自見民叛則不安於魯可知矣此所謂微而顯
者歟

大雩

義見允五年

晉卻克衛孫良夫伐廡咎如

僑如專魯卻克專晉良夫專衛鞏之戰蓋已著矣
今僑如圍棘而克良夫伐廡咎如蓋胥傲而
興是役立武功以攘國柄而已棘叛而圍之猶
曰有辭而廡咎如何足誅哉彼徒見僑如圍棘

若有功於魯故亦伐廡咎如而建功於晉也棘
汶陽之叛邑而廡咎如潞氏之叛邑魯得汶陽
而棘叛棘內邑也則僑如圍之猶曰為國晉得
潞氏而廡咎如叛咎如夷也卻克伐之故為者
哉二子不自咎其所以致叛之故引其君而和
其民乃務專兵以立己功吾見其有弄兵之罪
未見有尺寸之功也若衛良夫尤無益於己而
有損於國蓋亦象卻克之為而不自知其見後
於人也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

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聘所以致好盟所以質疑假修好而質其疑君
子何取哉晉衛二國俱聘于魯不為不厚矣既
聘而繼之以盟此何意耶魯成遠齊而事晉初
蓋睦於晉衛鞏之戰可以見矣既而楚師侵衛
公懼楚兵之及魯也於是為蜀之會為蜀之盟
率天下諸侯叛晉而歸楚晉實憾之衛固睦於
晉然纔被楚兵則亦從魯而歸楚晉能無慚乎
及伐鄭之後魯衛雖外楚而復為晉晉實疑之
故未幾而公朝晉媚晉以雪前日之過也而衛

良夫亦從晉伐廡咎如悅于晉以求容焉魯蓋
因衛以從楚衛亦因魯以叛晉二國均得罪於
晉也今晉報公之朝以使聘魯道出于衛衛疑
魯侯賣已以洗其愆故亦以使聘魯蓋破其謾
而窒其譖也則夫二大夫之至魯能無辨乎故
既聘而各盟魯君盟其疑也晉之盟疑其二於
楚而衛之盟疑其賣衛以誑晉也是二者不可
同日而語故以二日盟之各盟其疑而已然則
此公之過歟抑二子之抗也曰公之過則然爾
而盟非公所欲二子各以其私意要盟故以二

子抗公為文沒公而不書非若蜀之盟內書公而外沒大夫之名也二子之盟蓋非君命各因其辨而要盟故不繫之國且不書使非若鄭伯使其弟語來盟書使而且繫之君也聖人一字去取褒貶自白吾怪學者求之淺而不得其旨故極言之而二子之情蓋無以易吾言也二子之情露則褒貶定矣

鄭伐許

鄭以許而抗楚是志於為中國也今伐許而親楚是志於為夷狄也聖人亦因其志而定善惡

焉故曰鄭伐許狄之也餘義見公子去疾伐許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通嗣君也禮諸侯世相朝所以繼好結信春秋之世以強弱為判齊晉大國宋不敢不朝匹敵以下固未嘗朝也聘而為腆矣聖人志之凡以志其任勢而廢禮也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杞伯來朝

左氏曰歸叔姬也叔姬不令於杞杞伯將出之彼直歸叔姬則疑魯用叔姬之諛以疾於杞故

先朝于魯而言其故焉故明年叔姬來歸嗚呼
春秋之世夫婦之道絕矣舜之刑于二女文王
之刑于寡妻斯道安在哉觀諸此君子能不傷
今而思古乎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公如晉

三年公如晉既而荀庚來聘報公之朝而且要
公盟公之辱也公固辱矣然猶懼荀庚還而有
辭於晉以雪其抗故今又朝之其兩朝于晉皆
以蜀之盟叛晉從楚之故也嗚呼一舉之失連

歲朝之而不能洗吾見其甚勞且辱矣不保其
禮也

葬鄭襄公秋公至自晉

冬城鄆

鄆即汶陽之一邑也以田言之曰汶陽以邑言
之曰鄆前日棘叛而圍之今日鄆貳而城之此
皆初稅畝作丘甲之故也魯有二鄆一近莒曰
東鄆一近齊曰西鄆此西鄆也以為懼齊之復
見奪則然矣左氏以為備晉則鄆去晉遠矣

鄭伯伐許

鄭於是三伐許矣聖人蓋惡之也前日襄公伐許春秋狄之今日悼公伐許春秋爵之此豈予其伐哉蓋悼公在喪未逾年而稱伯且躬擐甲冑從金革之事聖人所深疾也故如其意而書之以見其惡云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內女見出皆曰來歸然罪惡不可以不辨故有歸之者有自歸者以見意齊人來歸子叔姬罪在齊也杞叔姬來歸罪在叔姬也叔姬自取出絕故以自歸為文雖叔姬之罪無所考而觀聖

人所書之文則歸之者以見夫不夫自歸者以見婦不婦夫婦人之大倫而王化之本也本立則五教興而周室中興矣此聖人作春秋之意也

仲孫蔑如宋

報華元之聘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穀齊地也晉魯大夫不會於晉魯之境而會于齊地何哉魯自鞏之戰實與晉同疾于齊既而魯得汶陽田而晉無所獲也於晉無益賈怨於

齊何為哉故復與齊平今荀首之會于穀實如齊也魯疑其如齊則有以間魯故道會之以結其志所以銷齊侯議魯之謀而破晉人謀已之謖也左氏載荀首如齊逆女而僑如餉諸穀志其會而不知其故也吾故白之以明僑如之志則聖人所書之意見矣不知僑如餉荀首何十於國事春秋故為書之

梁山崩

梁山晉地也詩曰奕奕梁山蓋在韓侯之國韓滅於晉其地為晉晉侯及秦伯戰于韓是也梁

山晉地而不繫之晉山崩川竭天下之大異天地不為一國而示變聖人亦豈為一國而書之天地示變以警時君聖人志之以示後世君人者觀此亦可以識天意矣若取規規之應以合之曰此梁山崩之驗是則淫巫瞽史之事非君子所欲聞也

秋大水

義見允二年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

定王也不書葬魯不會葬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蜀之盟機會一跌楚人乘之晉遂失諸侯既而樓從楚之餘以伐鄭鄭蓋未返今鄭復還而為中國晉於是乎合諸侯為蟲牢之盟盟鄭且結諸侯之心也晉景即位十有五年矣蓋嘗為清丘斷道之盟以求諸侯于是楚莊方張諸侯二三其德晉不能宗主也今蟲牢之會始能復振中國之勢收諸侯於已失會而盟之且能反鄭於久叛雖未足以成威文之功而志有足嘉也

是以春秋皆舉而爵之無貶辭焉而說者謂天王崩而諸侯不會為貶且蟲牢鄭地逼近王城晉景於是率諸侯盟之於王城之外以尊王室庸得為罪乎或者徒見定王不書葬因以為責諸侯且定王登遐於是終二月何葬之為其後不書葬者獨魯不會爾安得歸罪諸侯哉諸侯會葬自書於諸侯之策魯安得而書之若是者附會以擠人於惡而沮喪中國盟主之勢非春秋意也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二月辛巳立武宮

有常之禮先王所以辨分非常之禮聖人所以沿情魯之廟制其禮已為非常於非常之間又以私意益之則紊聖人之典干先王之誅矣且諸侯不毀之廟一魯不毀之廟二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不毀之廟為五魯以周公有大勲勞於周室而封伯禽於曲阜伯禽受封之祖廟不可毀而伯禽之所以有魯者則周公之故也故魯祀周公為太祖而伯禽為太室二廟不毀則有其故此所為非常之禮所以沿情也後世子

孫徒見魯之廟制既異於諸侯遂以私意創立微有功於魯則立宮以祀之此何禮哉武公於此蓋十有一世其廟為鬼久矣今創立武宮是以私意干先王之誅也武公有靈亦且不享矣說禮者不考其妄謬遂謂魯公之廟文世室武公之廟武世室也因以武宮為魯不毀之廟何魯廟不毀者如是之多也周公以功而不毀伯禽以封而不毀彼武公何為者哉記禮者出於春秋之後見魯有武公遂有武世室之語蓋不經矣使魯既有武宮而不毀則今當書新不當

書立書立者初立也前乎此未之有也學者當以春秋經文為正記禮者出於漢儒不足據也取鄆

內滅國諱滅書取鄆小國也魯滅國者三皆書取取鄆取鄆取鄆是也若宣九年取根牟以承上文蓋齊取萊邑也昭元年取鄆則內邑也二者非滅國不得用取鄆之例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前乎此衛與宋同蟲牢之盟後乎此衛媵女於宋則宋衛固無私毫之隙也今衛無辭而侵宋

吾考其故而無之衛比於晉又矣則侵宋之後疑晉意也蓋前乎此齊未嘗從晉會盟而亦未嘗與宋同後楚主蜀之盟則擠齊於衛鄭之下而宋先之宋蓋以為已同尊於齊也爵為上公而國為三恪何下齊之有及蟲牢之盟晉始得齊蓋以為不世之幸故加齊於宋之上宋實憚然則宋之在會必有不屈之辭矣於是晉命衛伐之衛實無憾於宋徒以盟主之令有所不得辭焉故孫良夫衛之上卿帥衛師以往不伐而侵之帥師重兵也侵宋淺事也以重兵而行淺

事此豈力不足哉不情故也故聖人於衛無貶辭蓋志不在衛實譏晉也

夏六月邾子來朝

邾魯之附庸也前日戕鄆子于鄆魯所當治而不治既而蜀之盟蟲牢之會皆得列於諸侯魯實庇之為邾之恩大矣今之來朝不為過禮矣容其姦而引其惡受其禮而置其罪春秋之時公孫嬰齊如晉壬申鄭伯費卒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宋之於魯尤親於衛也前日衛以晉之命不得已而加兵於宋故侵之而已晉蓋以為侵宋未足以挫宋之抗也是以命魯公孫嬰齊還自晉而魯以蔑及僑如侵宋奉晉命也然四年使華元來聘五年魯以仲孫蔑也報之宋魯之好方篤則二師之出豈志於伐宋哉晉憾宋而不自伐移怨於人人亦豈無心腹腎腸哉用已兵而闢他人之忿無益於已而賈怨於人宜魯不忍深如毒於宋亦侵其北鄙而已蔑及僑如皆魯之命卿帥師以行其衆必不加少雖入其郭圍其邑無難也而總侵之此豈其情哉塞責之辭而

止矣故明年華元復來聘公孫壽來納幣而伯
姬歸于宋則今日之伐宋不以為憾耳知其而
出於晉非魯意也左氏謂晉命是為得之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鄭自辰陵之盟受盟于楚楚視之固若已之與
也終二於晉則兵環其壘鄭不能堪晉不能取
故鄭襄南嚮從楚者十有五年蟲牢之盟中國
之勢少振故鄭復反而為晉悼公即世楚乘鄭
喪扼之以兵其為毒深矣然諸侯伐喪鮮無敗
辭而楚不加貶者非與楚也聖人豈責禮義於

夷狄哉以不治治之也王者不治夷狄之意於
此見矣

冬季孫行父如晉

公孫嬰齊如晉既返而二大夫侵宋晉命也侵
宋之師既返而季文子如晉報宋之屈也晉以
衛為不用命更以命魯魯復侵宋而已魯疑晉
以宋為未服而罪魯也故以行父如晉言宋之
服矣故明年救鄭之役宋復從晉者魯故也魯
區區然市驩於晉者蓋蜀之盟率諸侯叛晉從
楚晉實憾之故四大夫一歲之間三奔命以奉

晉之懽心惟恐不得宋以重得罪於晉也嗚呼
一舉而失其勞一至是乎

晉欒書帥師救鄭

善救鄭也救者善則伐者之惡可知矣

七年春王正月鼯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鼯鼠又食
其角乃免牛

鼯鼠食郊牛角者三改卜牛而又食者惟此而
已魯郊僭也天豈享僭哉鼯鼠之害說者以為
養性不謹非也鼯鼠豈人致之而亦豈人所能
驅之天意不允于魯也故遺其害而示其譴魯

不之察又改卜焉違天下祥宜其又食也免牛
不郊而猶三望不郊天而祀地其為僭一爾餘
義見僖三十二年

吳伐鄭

楚患未艾而加之以吳何中國之不幸哉吳固
太伯之後在周為伯父使其不用夷而從中國
則春秋固宜得褒異之辭惟以夷自居故春秋
亦從而夷之曰吳而已楚始通中國稱荆吳始
通中國遂稱吳皆其自稱也太伯避位奔荆蛮
自稱勾吳後世因而不改故亦曰吳其後書吳

子亦因其自稱與楚同焉說者以為吳固稱王
聖人降而書子非也觀其卒而訃于我何以見
矣凡諸侯卒而訃于諸侯皆自稱其本爵不敢
有加焉至葬則書公臣子尊之也今吳楚之君
卒皆書子皆其自稱也葬而謚曰王諸侯及其
臣子尊之不可以訓故聖人畧其葬避其僭號
也此為得之胡安國又援國語吳本伯爵此則
國語之失彼徒見吳太伯之後因以為伯爵
耳秦本伯爵亦自稱伯聖人不貶也何獨於吳
貶之吳秦皆夷也語吳之先則貴於秦聖人不
郊則病中國者自是而始春秋蓋為中國憂也
其稱國稱子因其勢強弱所以通中國者詳畧
如此若以為聖人筆削所寓則非也

夏五月曹伯來朝

曹之於諸侯未為小國特勢不足爾論其名則
上與衛鄭同其列而無愧較其實則下與邾莒
未有以大相過也如征役則上同於衛鄭而朝
覲則下比於邾莒嗚呼為曹伯亦難矣三年葦
之戰曹固與齊無憾也徒受晉魯之後而有公

子首之行伐鄭救鄭無敢不從此其名與鄭衛同也而其實勢不支故鄭衛未嘗朝魯而曹屢朝之此其實與邾莒比也易曰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其春秋曹伯之謂乎不郊猶三望

義見上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楚師兩伐鄭以鄭之叛已也鄭豈楚之與哉鄰於楚境楚一得之遂為固有鄭受晉盟則兵屢扼之前日伐鄭晉以一大夫帥師救之今之伐

鄭以九國之君援之其所以為鄭援者日加則知楚日熾也審矣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春秋書救未有繼之以盟者且合諸侯主乎救鄭而已安用盟之盟所以固携二諸侯皆在何固之有今諸侯救鄭而同盟于馬陵吾知其病楚之強而疑諸侯之二也于時晉蓋未失鄭馬陵之盟鄭實在焉楚公子嬰齊兩帥師伐鄭前日之師未能得志則今日之役兵必不加少益

兵以扼鄭鄭能無懼心乎豈特鄭懼之宋衛曹
莒邾亦何恃而不恐恐則二心生諸侯之常情
也晉侯於是疑其覲楚之強而二於楚故救兵
未返即馬陵而盟之所以諭華夷強弱之勢釋
諸侯之懼而弭其二楚之心也春秋書救者凡
十有八惟此繼之以盟用是知其病楚而疑諸
侯之携二也

公至自會

凡公行而又飲至于廟舍爵書勳于冊然公之
出固有二事偶者不可以二事至以二事至則

若再出焉二事皆善則槩曰至自會二事善惡
各一則擇其善者書之蓋惡則飲至之禮有所
不敢行苟行之則必飾辭以誣冊書爾聖人皆
因其實而書之褒貶自見今救鄭盟于馬陵所
以一出而二事偶然二事俱無惡故並告于廟
而槩書曰公至自會也

吳入州來

州來吳楚之間小國爾吳伐邾中國無救者而
楚人亦不敢議其後於是入州來州來微且逼
於楚彼得州來不足以為中國重輕而聖人必

志之以著楚方張而吳日益熾中國諸侯何以
堪之故不十年有鍾離之會中國安能並抗二
敵哉其外楚不得不連吳也然勾吳蚕食之勢
自伐鄭入州來始所以著其猾夏之漸也說者
以為吳乘楚伐鄭而入州來是楚伐鄭晉救鄭
之師已反而吳兵方及州來安可謂乘楚之出
哉王當又以為其後楚不敢觀兵於上國者畏
吳也九年楚道吳魯之間伐莒吳何不遂襲其
後哉彼徒見州來近楚而吳入其郛臆度而為
是說其實非也

冬大雩

周之冬今之八月不雨不得不雩餘見允五年

衛孫林父出奔晉

孫氏專衛自良夫始良夫見經六專盟者二專
兵者四會盟征伐既一出其手世及其子安得
不橫哉林父良夫之子也定公不忍其橫不能
無憾於心然未加譴而林父奔晉訴于大國而
內抗其君其罪可勝誅乎晉不能治反戚於衛
獎其臣以逆其君十四年卒自晉入衛晉反之
也其後寢淫其惡至襄二十六年入于戚以叛

聖人終始著之首書其奔終書其叛林父之罪
無所逃矣然衛不能制而容之晉不能治而逸
之均罪也衛之弱且制於晉有所不敵而晉佑
叛臣以亂人國其誅可不重乎此春秋之法蓋
專責晉也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
無與與傷惠魯為鞏之戰而取汶陽晉力也今
韓穿來言歸汶陽田亦晉故也前日以為可取
則如今日勿歸今日以為宜歸則如前日勿取

以為可取而復歸之以為宜歸而故取之二者
均罪也汶陽故魯田已久沒於齊及鞏之役晉
主是戰一戰而勝反魯侵地然晉實何有哉為
魯復田而已前日取田於齊齊失之也晉實無
所失今日以田與齊齊得之也晉實何所得失
之非己之損得之非己之益宜晉人於取予甚
輕且易也特假是田市功於魯市恩於齊矣初
為鞏之戰魯實傾國以從傾國以從我而我無
以利之則若勞人而無報故取汶陽田以報功
於魯焉既敗齊師頃公屈已以事晉晉自文公

之後齊蓋以東夏強侯未嘗屈於晉也戰鞏一
敗銳鋒頓挫蟲牢之盟救鄭之役執兵軟血惟
晉是從晉得齊之服為榮大矣故常以取其田
為負也魯人得田晉實無補而負齊為多魯人
失田晉實無傷而於齊為惠故寧使魯失田而
晉無負於齊此所以有韓穿之來也然是田故
魯之舊封則在魯為義而在齊為不義晉籍田
以市功二國爾庸顧夫義不義哉然魯初以四
卿得之而今以一言失之何得之艱而失之易
耶初倚晉之勢而得之故非四卿並出無以奉

晉之歡今畏晉之勢而失之故雖一言之及無
敢不承晉命此所以艱於得而易於失也魯侯
不剛固無以違矣而晉景強聒抑亦甚哉聖人
書曰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春
秋書法未有若是之詳且婉者也晉侯之罪何
所遁乎歸之于者迂辭也凡事有曲而不通者
必迂其辭以見之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與
執曹伯歸于京師異矣故曰歸之于以見其曲
今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與齊人來歸鄆謹龜
陰田異矣故亦曰歸之于以著其不直一字之

間其義顯矣信乎非聖人不能修也汶陽田即
鄆謹龜陰田爾以田言之曰汶陽以邑舉之曰
鄆謹龜陰初言其田而終舉其邑此時未為邑
也其後齊築為三邑以守之爾故定十年來歸
以邑舉之餘義見取汶陽田

晉欒書帥師侵蔡

蔡迫於楚鮮歸中國蓋其於夷矣自翟泉與盟
之後未嘗從中國會盟文十年比楚人為厥貉
之次十五年晉卻缺伐之卒不能反也今欒書
以師侵之雖未遂得蔡然亦可謂不畏楚矣故

聖人亦從而書之所以存中國之勢而振霸王
之威歟

公孫嬰齊如莒

嬰齊如莒非國事也魯大夫如大國也聘也未
有聘小國者其如小國謀其私爾公孫茲如牟
左氏以為娶焉是亦意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葬亡友猶書之娶何嫌不書齊高固未書逆姬
娶也外且書之內安得不書不書其故謀其私
也雖魯有所不能知者矣故無得而書焉嬰齊
叔躬之子父不義宣公而其為匹夫可不謂賢

歟而嬰齊專侈於朝且如莒而謀其私為防之
累多矣君子惜之

宋公使華元來聘

求婚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婚禮不稱主人以自媒為嫌也天子娶於諸侯
以諸侯同姓者主之諸侯娶於大夫以大夫同
姓者主之諸侯娶於諸侯父在則聽于父母在
則聽于母未有自娶而自主之者也宋公娶於
魯而自主之故書曰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譏

自媒也公羊以為錄伯姬伯姬之賢則然耳何
必於納幣而預褒之

晉殺其大夫趙盾趙括

趙盾趙括無事業見于經其罪不可得而考獨
以經文觀之稱國以殺殺無罪也同括何以無
罪趙盾弑靈公于今再世矣再世而不能得賊
盾獲死于牖下殺同括何益哉同括衰之子盾
之弟也兄為逆其弟何與况兄獲全腰領而弟
蒙其戮脫渠魁而誅其親庸為得其罪乎故以
無罪錄之也左氏載莊姬之譖有無未必可信

吾故畧之以經為正而已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凡賞無常輕重眎功周公之制未有無功而賞者也錫命國之重賞安可以加無功錫命者諸侯繼統命之為諸侯也賜命者有功而錫命服也禮三公一命衮若有加則賜也大國之君不過九命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小國之君不過五命有加而錫所謂賜命也成公即位八年矣朝晉者再未嘗一朝王聘晉聘宋者三未嘗一聘周王師敗未嘗救定王葬未嘗會魯甸服也二

歲一朝今四不朝矣貶爵削地六師移之未為過也不加之刑而加之賞此何法哉蓋簡王即位于今三年諒陰初終聽政於天下用姑息之典以維諸侯而已何賞之有天子天王之稱也或曰臨天下曰天子臨諸侯曰天王天下即諸侯諸侯即天下何以見其異任伯雨又曰天子主乎恩天王主乎法其言則巧而實穿鑿褒貶不在此矣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婦人之義無再行叔姬既絕于杞而以杞目之

聖人垂教遠矣。鄭伯姬不書卒，而此書卒，成公不以為罪，而厚其喪也。故明年祀伯來，逆其喪以歸，畏魯也。

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宋人伐鄭。

士燮來聘，謀伐鄭也。鄭蕞爾小邦，何足以煩二國之謀，而重勤四國之師哉？非難於鄭，難於吳也。前年吳伐鄭，鄭折而從吳，吳人方張，晉實懼之。鄭在齊魯之鄙，伐鄭而吳救鄭，則齊魯將受其毒，故先謀之於齊魯，俾內為備而外伐鄭，兵

勢既張，則吳有所不敢救也。此所以先聘後伐，必四國之兵皆出而後伐之歟。不然，鄭之為國，偏師足以環其郭，尚何用多兵哉？初，吳伐鄭，晉不能救，逮其從吳，乃動四國之兵而伐之，不為其易而為其難。晉已失計矣，然因其失而遂至之，則吳患益深，伐鄭猶足以蓋其失也。是以春秋無貶辭，齊邾書人將卑師，少也。晉魯不書帥，師將尊師，少也。以四國並起伐鄭，聲攝吳人而已，其實不在用衆也。

衛人來媵

義見齊來媵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春秋之作凡以正天下之非禮非義叔姬既絕於杞而卒於魯則宜葬於魯矣今杞伯來逆其喪以歸此何禮哉禮出妻之子為其母服齊衰杖期若父後則無服其子尚爾於夫何有耶杞伯以叔姬為賢初則不當出以叔姬為不賢則卒不當以歸初以為罪而出之終以為恩而逆之既曰有罪則不宜加恩既加恩則不可謂之罪二者必居其一矣觀杞伯初絕之不敢直歸

之魯先朝魯而後歸之則懼魯可知及卒于魯魯不以為過而厚治其喪杞伯於是懼而復來逆之則出之逆之皆畏魯也非杞伯之心也且夫婦之義而至於出絕其亦不仁矣而聖人不責杞伯者以叔姬之不賢不能順其夫家以奉祀之宗廟也刑于寡妻雖文王之德而太姒之賢聖人列于十亂則姒之懿德何如哉若叔姬之不賢則雖文王有所不能化也此聖人所以重責叔姬輕待杞伯歟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

盟于蒲

伯者之求諸侯假義而已不能久假而遽歸之
宜諸侯之二也晉自蟲牢之盟始得諸侯宋公
一言不順則命魯衛侵之六年之役是也魯衛
何憚於宋哉以霸主之命爾既而晉以齊厚於已
復奪魯田以歸齊魯之所以事晉者以因晉
而得汶陽田也今既復為晉所奪魯何望於晉
哉故晉雖惡宋而魯妃晉怒與宋為婚姻之好
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而衛遂來媵魯既與宋
矣衛復何畏而不從宋哉魯宋衛合為一家魯

若一言怨晉之奪已田也則天下諸侯舉皆二
晉矣故三國之好既合晉於是懼而為蒲之盟
收諸侯之離心也蒲之盟緣返而晉人亦來媵
此非懼三國合好以叛晉其肯然歟晉雖惡宋
不順而反妻之狎魯之弱小而反媵之是豈得
已哉懼三國之叛心而已夫諸侯同盟心有其
故學者不可不稽之蟲牢之盟以得鄭也馬陵
之盟疑諸侯二於楚也蒲之盟懼三國結婚以
叛晉也不考其故而妄言之則春秋為虛文矣
未嘗聞聖人作春秋有一言為虛文也

公至自會

二月伯姬歸于宋

內女之書歸者三紀叔姬與宋伯姬以賢鄆季姬以姦不書其初無以見其終故於其歸也皆志之然紀叔姬宋伯姬始終之善可以見矣而鄆姬之惡何自而明故紀宋二姬卒書葬以見其善之終鄆姬不書葬以見其惡之終也此春秋異其文而見善惡者也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婦人嫁三月擇日而見于廟成婦禮也此固娶

婦者之禮豈聘文者所宜與之僖公娶于齊致夫人于廟書曰禘于太廟用致夫人是也未有女氏之家命使以致女于婿氏之廟者今魯嫁伯姬於宋三月而遣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此則有由矣魯既祀晉之所惡而聘女于宋衛亦來媵之晉蓋疑三國合而又晉也故前為蒲之盟諸侯既協故晉亦屈已而來媵晉大國也視魯故常恥之今肯以其女為妾乎故晉將送媵女于宋魯疑伯姬未見于廟為晉所脅則不得為夫人也於是遣使以致之古今典禮有廟見之

制無致女之文致女者蓋成公一時之權制實非禮也諸儒皆求其說而不得乃以致女為常典誤以廟見為致女也既以致女為是乃疑春秋不書常事則又曰使卿非禮也且行父魯之貴大夫上卿爾若使而非其宜季氏專且強其肯任卑者之後乎求其說而不得宜其不免乎鑿也

晉人來媵

諸侯嫁女於諸侯二國媵之是謂三歸一娶九女所以廣繼嗣之道也魯嫁伯姬于宋衛晉媵

之常事爾何以書蓋因其常而有變焉不可不志也魯嫁女衛來媵真情也晉為霸主而下媵魯女實非得已蓋迫於勢而疑諸侯之叛晉也然晉之來媵固有其意而書之若衛人之媵何必志哉蓋不志則無以見其三國來媵為禮之過也其後齊亦來媵爾此所以不得不書衛之媵也若齊之媵尤有說焉解在後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晉人執鄭伯晉栾書帥師伐鄭

鄭將叛晉為楚晉侯執之宜得霸討矣而書曰

晉人執鄭伯何哉蓋晉所以宗諸侯者非其道
宜其得鄭之叛也前日為蒲之盟諸侯已二三
其德以故魯嫁女于宋晉屈已而為之媵蓋求
魯宋也晉主夏盟以是而求諸侯鄭復何望哉
鄭介晉楚之間弱不能自立惟強是從矣視晉
為無足以庇鄭故二於楚晉不念其所以失鄭
之故修德以來鄭乃因其來朝而執之鄭人安得
服哉鄭不服而加之以兵尚為得霸討乎楚
子執宋公以伐宋晉人執鄭伯以伐鄭其惡僅
一間爾此宜其得貶絕於春秋也然楚子執宋

公以伐宋不再舉楚師晉人執鄭伯伐鄭再舉
乘書之行非褒晉也楚子即宋地執其君以伐
其國晉因鄭伯來朝內執其君外命大夫伐鄭
爾執不書地則知其再舉晉師則知其外
命大夫也噫君執其君而臣伐其國其為虐尤
酷於楚恃此而宗諸侯宜諸侯不懷以此而抗
楚宜楚人益熾也晉景於是乎無能為矣區區
侵鄭宜其不能得鄭也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

楚人之患深矣潰莒入鄆何其神乎楚居荊州其地蓋遠於莒莒即今之密州也在吳魯之東楚人整兵道吳魯之間越吳魯之境而伐莒吾不知楚兵何以直至於此也楚於是實有輕諸侯之心而諸侯亦拱手愕視無敢議其後者吾於此竊為中國憂嗚呼莒蕞爾小國固不足以抗楚且素與楚隔絕亦豈意楚師之直犯其國哉聞侏儒之聲固已震懾且其民不戰而潰也或者罪莒之無備且不得民故釋然而潰此非人情矣莒之微縱有備其能破楚師乎莒之民

耳聞楚強目未嘗見楚兵也一觀左衽之師能無懼乎民雖懷其君亦無暇恤其身矣尚何恃而不逃民逃則楚若履無人之境故乘破竹之威以遂入鄆也鄆莒魯交爭之邑于時蓋在魯文公城諸及鄆而未能得襄十二年莒人圍台季孫宿救台遂入鄆則知成公之世鄆不在魯也楚人潰莒而遂入其邑宜書遂矣而再舉楚人何哉蓋嬰齊伐莒莒潰以偏師入鄆爾嬰齊不在故不得書遂再舉楚人以見莒判然瓦解雖偏師猶足以入鄆也嗚呼楚兵橫行直抵海

濱齊晉不能闢其前吳魯不能掩其後吾不知諸侯何如是之無謀也學者不責諸侯之無謀而責莒人之無備非春秋之意矣

秦人白狄伐晉

夷狄天下之無信者也甲強則主乎甲乙強則順乎乙君子不治也獨責中國為重矣宣八年晉成嘗以白狄伐秦今秦桓亦以白狄伐晉白狄介秦晉之間惟所用之而秦晉二君皆中國強侯用非族以伐同類其視狄何遠哉故聖人槩稱人間不書及一乎狄也秦晉自殽之役於

此四十有七年各夾四世而怨不釋則亦無以為人矣聖人蓋均惡之今又互用夷狄以交攻惡同罪均無以大相過也前日晉書師今日秦書人所用之兵有衆寡將有尊卑爾其實均不義輕重不在是也

鄭人圍許

鄭人圍許鄭伯未釋也執其君而其民不服反圍許以動晉嗚呼舉而不義招辱於天下區區詐力果何足恃哉王者之師誅其君弔其民民大悅今雖殺其君鄭不可得晉之為辱大矣鄭

人蓋曰寡君無罪而晉執之鄭以社稷之靈既有君矣故圍許以示不畏晉噫晉於此雖反其君而鄭不受雖殺其君而鄭不服晉侯於君吾見其愧無隙以入地矣雖悔前日執鄭伯庸可及乎鄭固素嘗於許而今日之師無意於許蓋激晉之耻而已

城中城

前日楚人伐莒遂入鄆鄆逼於魯魯實懼之今城中城備不虞也中城即今海州之邑雖遠於楚觀莒之潰亦不可不備也况得時乎此不為

貶

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衛何憾於鄭哉霸主之命也晉不義而執人之君鄭人不服負愧於鄭將歸其君而鄭無求君之意進退皇皇然無以自處故令衛師侵鄭意鄭或懼而求反其君得以憑藉而歸鄭伯也鄭卒無一言之屈故五月率諸侯伐鄭而納鄭伯焉未聞既執其君乃伐其國而求反其君也晉侯於是何顏以宗諸侯乎黑背稱弟母弟也衛定篤於母而親於弟與齊僖厚其弟年者異世

同轍也羊之子無知弑君黑背之子剽篡國是
或一道也私其親而厚寵之果有益於國乎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四月既非時而五卜為瀆已甚不免牲不免牛
而曰乃不郊忿詞也天之所以不許魯郊也明
矣乃不自咎尚忿而不郊成公之悖甚矣春秋
書免牲者二猶有從容畏天之意書乃不郊者
三是忿而遂置之也天可忿乎吾為懼矣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晉景執鄭伯以伐鄭而鄭不服圍許激晉晉將

歸鄭伯而鄭不求又命衛以侵鄭鄭卒不求復
其君晉景於此儻然如不終日欲歸其君而鄭
不求欲殺其君而鄭不服故忍醜顏以合諸侯
伐鄭而歸之然以單使歸其君鄭苟拒而不受
則豈何以置之哉故假六國之兵以勢扼鄭而
必其入也噫初而執之以一夫之力今而歸之
脅六國之師何執之易而釋之反難哉義不足
也執之以義則鄭傾國而聽晉求歸其君安用
伐之而後歸執之而不義則鄭立君以抗晉而
晉無如之何故雖納之有所不受嗚呼霸主之

舉措其可忽諸彼徒見文公嘗執曹衛二君而得國故亦執鄭伯焉亦豈知其友為辱哉然曹伯襄衛侯鄭皆書歸而鄭伯不書歸蓋曹衛之人幸其君之釋而有欲歸之志故以歸告諸侯魯史書其歸聖人亦以歸書之今鄭伯之執晉實不義鄭人不服奉鄭世子以抗晉晉強納之非鄭欲其歸也故不以歸告於諸侯魯史不書歸故聖人亦不得以歸書之非聖人故畧之也觀晉伐鄭而十三年鄭伯從晉伐秦則鄭伯於此歸鄭可知矣不書納實歸之不可言納也諸侯蓋耻言納尚何辭而書之故公之歸不至不告廟也魯史不書春秋安得而益之哉

齊人來媵

齊晉大國下媵於魯說者以為慕伯姬之賢或曰以三國媵僭天子皆非也蓋有其故矣晉之媵晉自屈也齊之媵晉以之也晉初奪魯田以復歸齊魯於是外晉而與宋為婚衛人來媵晉疑魯與宋衛合而叛晉故亦屈已而來媵晉之屈實以奪魯田以與齊之故也晉已屈已與宋魯衛為姻婭之國齊獨取汶陽以結怨於魯使

魯教晉復為鞏之戰齊獨能抗乎故見晉人來
媵亦屈已而來媵外從晉之欲內市魯之利且
得宋之援也齊以一女為媵而為齊之利多矣
雖屈辱有所不辭也此齊晉所以來媵之意不
然二大國之強未易為宋魯屈也彼所謂慕伯
姬之賢與三國僭天子非是之意也伯姬之賢
見於守節以死未死之際何以顯其賢宋非強
國安能屈齊晉之媵殆因魯女而坐享其榮爾
非宋求之也

丙午晉侯孺卒

秋七月公如晉

奔喪會葬臣子之事也天王崩諸侯會葬同盟
卒大夫會葬禮也晉侯孺卒而公如晉葬之為
辱甚矣宣十年齊侯元卒公如齊公自至齊更
以公孫歸父如齊故書葬齊惠公今公如晉又
留于晉及葬景公而後又實公之辱也故不書
葬晉景公為內諱也

冬十月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公自前年十月如晉至今三月而後至留于晉

者凡九月魯亦有人民社稷之守乎晉侯孺卒於五月則九月葬矣既葬而稽於晉者凡六月吾竊為成公懼之于時季氏日強行父蓋秉魯政也政在季氏者凡九月魯之為魯抑亦可危矣然襄公如楚亦踰年而後返于時季武子乘公不在而取卞故春秋於二十九年春正月書公在楚志公所在所以存魯而誅武子也今公之出文子秉政然無取卞之事故聖人不書公在晉則夫文子之專未若武子之甚也孔子稱其三思而後行蓋亦慮而有畏者歟

晉侯使欲犇來聘己丑及卻犇盟

前年公如晉留於晉者凡九月公何負於晉而晉止之晉之不義也甚矣初無罪而執鄭伯鄭人不服欲殺之不能欲歸之不可反受其辱尚不自悛今又止公何為耶徒以魯與宋衛結婚媼之援以抗晉而晉齊屈而媵之也今公既返因以卻犇來聘且抗公而盟之陽為禮而陰實疑魯蓋厲公初立而求諸侯疑公憾其見止而或叛晉也故因聘而盟之卻犇之來也蓋曰拜前日之朝且通嗣君爾而卻犇之盟何意哉吾

於此見晉人來聘之不情而魯之弱矣以公而敵大夫其辱為如何聖人汶公不書非苟為內諱伸公所以誅卻犇也

夏季孫行父如晉秋叔孫僑如齊

行父如晉報卻犇之聘也僑如齊改事齊也既報聘于晉而復事齊何耶魯弱不能自立從容於二大國之間惟厚於己者親之爾初魯所以事晉者以晉能助己為鞏之戰而取汶陽田也不數歲晉復奪而予齊魯何賴於晉哉故事晉之心益怠矣前日以憾齊之故不得不事晉

今田既復入魯矣魯與宋婚而齊且來聘尚何慙於齊乎晉既以魯為二己公朝之而又見止其不厚於魯也明矣卻犇來聘又仇公而盟之魯安能忍辱以服事晉乎故以僑如齊通舊好且倚齊而抗晉也然既事齊矣何用報晉盖于時齊亦比于晉以復得汶陽田也今事齊而遽絕晉不惟魯犯晉怒齊且不敢庇魯以抗晉也故分使兩聘而羈縻於齊晉之間其實心於齊而外晉矣故十四年僑如齊逆女又娶於齊焉則今日如齊之役非獨二晉且謀婚也

冬十月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

外內出入之辨自天子至於庶人同之安有天
子獨有內無外有入無出也陋儒穿鑿而使聖
人之辭有所不達吾切哂之天王無出吾於僖
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鄭既言之矣自周無出
吾猶有言也春秋內外之臣奔者五書出奔者
三十有七直書奔者無位之辭也或自外而奔
也書出者有位之辭也自內而出也淺丈夫鑿
生自周無出之論蓋以王子瑕奔晉尹氏召伯

毛伯以王子朝奔楚不書出爾至周公書出其
論既不攻而敗乃文之曰周公自絕而出也嘻
孰使其妄生無出之論乃自病而自灸哉且考
之於古周無不言出之理書曰太保乃以庶邦
冢君出取幣乃復入又曰諸侯出廟門侯又曰
群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不知何以得自周無
出之說也周公之罪雖不可灼知然其出奔非
已不能自安則內不見容也周室之政何政矣
自內而出故不得不書出若夫王子瑕則聞佞
夫之禍而奔王子朝則聞共王之至而奔皆非

有位者也或自外而奔也故不書出晉先蔑奔秦自令狐而奔也歸父奔齊自笙而奔也故不得言出宋萬出奔陳衛孫林父出奔晉皆自內而奔故不可不言出必曰在周無出則先蔑歸父亦不書出無乃晉魯亦無出耶其說陋矣聖人書周公出奔晉不在有出無出之間所譏者周與晉矣周之盛時王臣有罪放殺屏竄惟上所命得罪於主則延頸就死否則素服待放矣未聞有罪而捨然自奔也王之所棄天下同棄之王命一出孰敢匿其姦大則討之以敵王所

愾小則執之以歸于甸人未聞黜於周而保於晉也周室不綱聖人所不忍責而晉為逋逃主匿比罪人以抗天子其罪何可不誅哉此周公出奔晉之意若曰自周無出非吾所欲聞也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晉厲初立而求諸侯於是為瑣澤之會然所會者魯衛而已齊宋不與也前年叔孫僑如如齊魯實二於齊事晉不篤故晉求諸侯必先得魯衛以魯衛於齊宋為姻魯衛不叛則齊宋至矣此會于瑣澤之故也左氏載宋合晉楚之成鄭

人聽成考之於經既不書楚且不及宋鄭所會者魯衛爾無一毫合者此不知是何年事左氏誤附會矣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攘夷狄安中國霸主之畧也晉厲嗣霸之初首敗狄于交剛順諸侯之欲以懷其心而已故晉有命諸侯有所不敢違也于時狄實未有以戕中國而晉敗之雖攘夷狄於春秋為美事而聖人書人者責其偽也中國與夷狄不言戰皆曰敗非詐敗也不與夷狄當中國也

冬十月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卻錡來乞師

晉強國厲公健主也且世嗣霸統未遽為諸侯下也今不徵兵于魯而曰乞師焉豈情也哉成公作丘甲甲士衆而精悍多兵實強於諸侯晉蓋忌之於是假遜順之禮以乞師其實陰謀以困魯也籍遜順以行陰謀魯不之察更以為腆單使至庭則掃三軍之衆以從晉晉用之而屢得志於諸侯何晉侯之姦而魯君之不悟哉故外之來乞師者惟成公之世信乎非成公之作

丘甲無以招晉之求非成公之昏庸無以墮厲
公之計也晉之來乞師者四其謀則一厲公之
姦至矣乞者屈辱之辭加晉以屈辱之辭聖人
蓋賤厲公矣

三月公如京師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
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情偽而迹貞君子誅其偽迹公而情私君子治
其私春秋之所以為春秋判天下之情迹而已
公如京師迹若貞而情實偽晉侯伐秦迹若公
而情實私不可不察也春秋至是百有餘年未

聞有諸侯如京師者僖公因王之狩而再朝王
所蓋非其地矣成公獨能如京師而朝王其迹
不既貞乎然公實非朝王志於會晉伐秦而已
則其情已露故聖人首書晉侯使卻錡來乞師
而繼書公自京師遂會晉侯伐秦著其偽也秦
晉交怨五十餘年其已極矣前年秦人復以白
狄伐晉雖晉侯以怨報怨不失為直而秦獨於
晉為深仇彼諸侯何憚於秦哉蓋未嘗以寸兵
尺鏃遺諸侯也今厲公合諸侯以為兵車之會
蓋以霸主之令脅之則其迹若公矣然合諸侯

以除中國之患可也。今乃樓之以報已怨，庸得為公乎？前乎此，晉之伐秦者屢矣，未嘗脅霸主之威，用諸侯之力，以疾秦。今以公合諸侯而私用之，故聖人書公會晉侯某侯伐秦，志其私也。是二者均罪人矣。若夫公如京師，責之淺者則曰：十二公之中，惟成公如京師，聖人蓋褒之。責之深者則曰：公因伐秦過京師而已，未嘗朝也，故不書朝。淺者在所不辯，而深者吾竊以為過矣。且公三月如京師，至五月而會晉伐秦，又留京師，非朝王而然與公朝于王，所非其所也。故

不可書公如王所而書朝焉。若公朝齊晉及內大夫聘于京師，皆書如而朝，聘自見矣。今書公如京師，非責其不朝，蓋曰不因伐秦則亦不朝京師耳。然說者以朝京師係褒貶甚重，則惟責魯而不問晉，晉亦烏得為無罪哉？于時吳楚交興，諸侯震恐，晉厲嗣霸，不圖制吳楚以安中夏，乃連諸侯以報私忿，諸侯豈晉所宜用哉？徒以從霸主而謀自安，則勢有所不得不順，齊威晉文合諸侯以安諸侯，一不義則君子責其非，况合諸侯以自謀其私，可置而勿議哉？吾於此見

晉魯均受其貶矣三傳諸儒無一言及晉吾故
益之明聖人之意而已

曹伯廬卒于師

為人役而喪其身聖人閔之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公初如京師而後自伐秦此則以明公初不如
京師特因伐秦過天子而朝之也故其返也不
敢曰至自京師而罔宗廟也然于時以從霸主
為重而如京師為輕以朝王為不足道而以伐
秦為榮故其反也以伐秦至而不以京師至也

雖時態以為常而聖人書之亦足以見京師輕
而諸侯重也悲夫

冬葬曹宣公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莒見於經自隱二年至此卒葬未嘗書於冊公
羊以為傳聞之世錄大畧小或者又以莒無謚
非也莒用夷禮卒不告故不書卒葬不會故不
書葬無他義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林父得罪於衛而出奔晉倚晉逼衛以求入也

晉為霸主不執之以正其罪反匿比罪人扼衛而強歸之林父既脅晉以得入知衛侯畏晉而不敢治已則肆惡於衛庸何忌哉故其後卒至於叛所以叛衛者林父也而致林父之叛者晉也晉侯之罪當加林父一等此聖人所以書歸自晉歟凡曰歸自某者某歸之也歸者其罪輕歸之者其罪重故吾以為春秋責晉為重也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譏不親迎也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鄭之伐許非策也吾於三年去疾伐許既言之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一事而再見則先氏後名常也不觸逆女為然公孫歸父如晉歸父還自晉至筮遂奔齊之類是也左氏謂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鑿而無義矣稱婦有姑也于時穆姜存焉爾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

秦伯卒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嬰齊公子遂之子宣十八年歸父奔齊魯人以
嬰齊後歸父禮曰為人後者為之子嬰齊蓋仲
遂之孫也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為氏故曰仲嬰
齊然以弟而後兄於昭穆為不順不可以訓况
仲遂魯之賊歸父且棄命奔齊則雖絕其後不
為甚而魯人為之後故春秋於仲遂之卒獨書
其字而仲嬰齊無事業見於世亦書其卒足以
見魯人不絕仲氏尤以遂為賢且有功於魯也
成公宣之嫡子遂有恩於其父子忍絕其後乎
則東門氏者三家惡之成公蓋厚之也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
邾人同盟于戚

晉合諸侯於戚所以蓋前日伐秦之非也前日
伐秦私用之今日于戚公盟之然伐秦之役則
齊侯宋公滕人皆在今于戚之會宋以世子齊
以大夫而滕且不至矣蓋前日以公合諸侯諸
侯初不知其伐秦以兵車會之既而晉侯乃樓
之以報怨諸侯不允也故今日之會齊宋莫測
其然故以世子大夫聽命而已滕雖不至晉亦
無若之何蓋已有以欺諸侯無怪夫諸侯之不

篤信也晉懼諸侯之携故曹已與盟復執之以
賈歡於諸侯盖曰吾合諸侯為天下討亂治逆
也噫亦既偽矣安有既盟之復執之則賞罰不
亦紊乎雖得霸討其實假義以盖伐秦之失而
已非真情也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僖二十八年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書人書
歸之于此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書侯書歸于
噫吾用是知春秋一字褒貶果非聖人不能修
也文公晉之賢君乃聽元咺之訟而執人之君

故書人以執貶詞也已既執非其罪乃不自決
更以累京師故書歸之于迂詞也今曹成公因
宣公之死乃殺世子而自立是天下之罪人也
晉侯執之且不敢自決而歸于京師舉措皆正
故書侯而不書人志褒且直之之詞也然則固
常事耳何用書之盖不執之於盟之前而報之
於既受盟之後則晉侯非心於討曹特假義以
維諸侯之心而已左氏不達因以謂會于戚專
於討曹且曹與戚之會晉侯初合諸侯而盟之
以洗其前日私用諸侯以伐秦之謾特疑諸侯

之貳因討曹以示義也不執之於未盟而執之於已盟則威之會初不為討曹也明矣

公至自會

夏六月宋公固卒

楚子伐鄭鄭有以招之也前年鄭公子喜無故而伐許許楚之與也鄭昔嘗伐許而楚不問以鄭在楚耳今鄭從晉而伐已之與國楚能不惡鄭乎故楚子伐鄭為許也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

華元宋之賢大夫也其出奔晉何耶為山及魚石所迫也華元歸而山見殺魚石叛則知初之出也山與魚石迫之矣元為右帥而二叛將作不能已之乃狼顧而奔晉倚晉而復歸亦足以見元之懦而不立忠而無謀也論元之心則與衛孫林父異觀元之跡則與衛孫林父同美惡不嫌同辭故聖人一書之然觀林父歸而卒至於叛元歸而殺山逐魚石則善惡自判矣美惡雖同辭庸何傷於褒貶哉左氏載魚石止華元

于河上而經實書奔晉又曰請討山既討山則
魚石何用奔楚考其言無一毫合于經在所不
信蓋山與魚石均宋之亂臣故山見殺而魚石
奔復倚楚而入判然無足疑者若從左氏之說
則漫不可考耳

宋殺其大夫山

山名而不氏宋之亂臣也聖人惡之奪其族所
以著其惡焉然稱國以殺者罪累上也既殺有
罪而以累上之辭書之何耶所以致山之惡者
君也宋共寵任蕩氏共卒而蕩氏專逐華元比

魚石以為宋患雖山之惡甚白而所以成其惡
蓋自君上也故以累上之詞書之然山之罪則
不可赦故黜族以見惡用是知春秋褒貶如天
地之無私也諸儒囁嚅於善惡之間不達者因
以不書氏為闕文蓋踈矣

宋魚石出奔楚

華元歸誅蕩山逐魚石而宋國以定則元之功
足以蓋其過矣故華元出係之宋歸係之宋以
宋為之重也然魚石既奔而復入以叛脅楚
之力也則石之惡併蕩山誅之未為太甚逸之

而為患猶為失謀也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鮑邾人會吳于鍾離

首止之會書及以會霸主諸侯一德以尊王世子也鍾離之會書會以會霸主諸侯二志於吳也當是時諸侯皆聽於晉諸大夫知會晉而已及會吳則晉志也故先會晉而後會吳殊會所以別二志焉故不曰及以會而曰會以會也于祖于向同是義晉厲之霸諸侯震恐其敢不以晉命而是吳乎然晉所以屈而會吳則有由矣

于時吳楚兩熾吳楚合則中國危晉既抗楚則不得不與吳以奪楚援此所以合諸侯而會于鍾離也然襄五年戚之會吳人在焉而不殊會何也蓋鍾離祖向皆近吳晉合諸侯往會之故曰會以會戚衛地晉侯合諸侯于戚吳以人來會故不殊會事殊文異無用多疑而說者以為尊吳故殊會與首止文同不知首止之會蓋書及以會非若會以會之異也聖人豈以吳比王世子哉說者又曰會以會外吳也且吳楚均夷狄原其先則貴吳於楚齊之盟孟之會未嘗外

楚而獨外吳何也此蓋晉率諸侯往會之其義甚顯安用鑿生尊之外之之說哉

許遷于葉

許自遷也鄭震于許許畏鄭遷于葉葉近楚倚楚以抗鄭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

雨著木而冰異之大者陰陽之理紊矣以為陰之極則宜雪不宜雨以為陽之戾則木非所宜冰木為火陽得水而生今反冰求其理不可曉冰為至陰因水而結今雨結冰其變不可測要

之聖王不作皇極不建五行之經反而為災聖人書之非苟責時君所以警後世也何休指沙隨茗丘之事為應此現語也君子不道也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鄭叛晉從楚為楚侵宋故未幾有鄆陵之役也鄭成公即位于今十年其間外被楚師內象晉辱卒不叛者以晉有足依以抗楚也今晉率諸侯以事吳鄭不惟役於晉且將役於吳矣事一楚孰愈於事兩晉故寧折而入楚焉自是一叛

終成公之世不返有以也夫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欒黶乞師以伐鄭魯師不及期晉侯憾之故沙
隨之會不見公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鄆陵楚子鄭師敗

績

鄭叛晉從楚晉侯伐之敵晉者鄭也而以楚加
鄭鄭推之爾鄭叛華即夷且脅夷狄以抗中國
罪在不言而晉能以單師勝楚鄭之衆晉亦強

矣然鄭雖敗而卒不及者以晉侯恃力而不修
德其不見公執行父皆非所以來諸侯之術宜
鄭成雖敗而不服也戰稱爵敗稱師春秋之常
楚敗稱子文誤耳說者以為楚子傷焉故斥言
之鑿說也宋襄公敗于泓身傷而死何以不稱
宋公敗績而書宋師耶春秋義同則文一聖人
不為區區之義以自矛盾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兵敗君傷將之罪也殺之何甚然稱國以殺以
累上之辭書之何哉古者命將出師推轂而告

之曰閫以外將軍制之閫以內寡人制之舉三軍之命以授於將故其敗也君得以懲其罪將亦為三軍伏誅而不恤今鄢陵之戰楚子在焉已既自敗何以責過於將將雖有命其敗實君主之尚何誅哉宜子及有不朽之言而春秋不以殺有罪書之也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

沙隨之會晉蓋疑諸侯之貳故會以卜之鄭既叛矣而宋亦被鄭兵宋固在所疑及鄢陵之戰

乞師于魯而我師不出諸侯亦無以寸兵助晉者此晉所以不旋踵而為是會也然諸侯均不助晉而獨不見公蓋以卑辱乞師而魯不出其所以待魯者若恭而魯實若倨也故獨責魯焉然魯安敢倨晉特內有僑如之難而兵不及期耳晉侯不察直將加無禮於公公雖不見而實有辭夫又何耻况諸侯均不佑晉何獨責我哉夫內惡必諱春秋之常雖不得已亦加隱避所以存君臣之義也君弑則書薨滅國則書取出奔則書遜屈而盟大交則書及叛盟失信則沒

公而書會今直書不見公無隱諱者非內之惡
晉之謬也見諸侯而獨不見公則用心既頗以
兵不及戰而責人則為謀不仁不恤人之難而
責其必至則於義為悖罪皆在晉吾何耻哉故
在所不諱也

公至自會

以會告也公雖不見見而實往會曲不在已可
以成事告也故曰公至自會

公會尸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晉侯敗楚鄭之師于鄆陵鄭卒不及今又以王

命伐之而鄭一不之顧鄭則罪矣晉厲恃勢力
以屈人人不我屈無怪也鄆陵之役晉來乞師
魯兵不及期公受其辱晉不乞師而公會之畏
晉可知然期而失期而君家不見之耻不期而
至則臣有見執之辱至不至均有罪焉諸侯之
事晉者亦難矣宜鄭伯一叛而不反也王臣會
伐自此始義見柯陵之盟

曹伯歸自京師

曹成殺世子而自立是天下之大惡也晉侯執
之不自正其罪以歸京師尊王室也簡王不能

正王法以令天下復歸之曹王室不綱失政刑
矣自入春秋亂臣賊子其徒實繁東周之君固
不能行九伐之典爾今幸晉厲有尊周之心不
自裁處而歸曹伯于京師王苟曰是以用其威
福之柄則天下孰不震懾王室猶有望于復興
也今乃置而姑息之諸侯叛然知王法不復行
其何忌而不為亂臣賊子哉吾於此重為周王
惜之春秋書執諸侯歸京師者二晉文執衛侯
歸于京師既而晉自釋之書曰衛侯鄭歸于衛
不云歸自京師者非王命也今曹伯歸自京師

王命釋之也然衛侯鄭名而曹伯不名此又輕
重其文以見義者凡諸侯有惡則名不然則否
鄭之歸晉文以有罪而赦之故順其欲而名之
名鄭所以責晉文也曹伯之歸簡王以為無罪
而釋之故亦因其志而不名不名曹伯所以譏
王室也觀乎此然後知春秋非聖人不能修也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荅丘

鄆陵之役魯師失期晉侯不見公伐鄭之役公
親會之而又執季文子晉之舉措亦謬矣不及
期則不見其君親會之復執其臣諸侯何以堪

之晉厲之為人蓋亦霄哉宜其不克終也舍者
次舍之舍穀梁得之蓋拘之於荅丘以要魯之
服也左氏以為赦之非也勢子執宋公及薄之
盟赦之書曰釋宋公不曰舍之此若赦之亦曰
釋行父足矣安用書舍之于荅丘且明著其地
哉稽之以義亦無以舍為赦者其說踈矣故吾
從穀梁為正然季孫意如叔孫婁之執皆書至
而此不書至蓋晉旋釋之而與公同至也告廟
以公為重書公至自會則行父從而至矣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三家專魯勢醜德齊各乘隙以相傾鄆陵之役
僑如謀去季孟公懼內亂設警備而後出兵用
是失晉期以得罪於晉僑如之故也僑如懼公
及行父訴于晉而謀治之故反譖於晉晉不見
公及執行父亦僑如之故也然理有順逆情有
貞偽卒之公及行父不辯而自明晉將釋之僑
如懼公之至而責其罪也故出奔齊噫敗國譖
君之賊掩然如齊而齊匿之齊亦有國有君乎
抑亦高國之黨同惡相濟也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卻犇盟于扈

公及行父之出于今六月矣君臣又稽於外以僑如之譖而晉責之罪不釋也今僑如之譖既敗不逐而奔故晉釋行父而盟之于扈公至自會歸而刺公子偃僑如之黨也則公之不見與夫行父之執皆僑如之譖明矣春秋之文簡而明考其原則情狀昭然矣

公至自會乙酉刺公子偃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刺之非其罪也不書其故無以見其非故先書戍而後書刺偃之罪於僑如之奔已知其為惡黨故直書刺而罪自

顯春秋之法如此

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

衛北宮括侵鄭晉命也左氏以為救晉彼何據而云哉使晉被鄭兵而衛救之則有援霸主之功何得不書救而書侵耶此鑿說不足據蓋晉將合諸侯伐鄭而疑楚必佑之乃先命衛人侵之以嘗其鋒故未幾有柯陵之役也無他義夏公會尸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秋公至自會

威文襄成之霸蓋嘗接諸侯伐叛矣未嘗屈王師

下伐也。屈王師下伐，始於晉厲世衰，謀迫霸業。日蹙，初則挾王命以令諸侯，接諸侯以討。携貳，兵役不敢及周也。今兵戎之後，周亦與焉。陵夷甚矣。厲公暴戾，專以力而屈人。鄭伯一叛，雖鄆陵之兵散而鄭不服，乃責魯兵之後，期罪諸侯之不我用。於是挾天子之命，屈尸單以令諸侯。雖王臣臨之，諸侯不敢不至。以七國之衆，加以王師而鄭未反，故遂興柯陵之盟。特藉王臣為是盟，而必諸侯之信耳。且伐鄭自伐鄭，鄭既未服，何用同盟哉！此實無所謂，而然徒幸王臣。

晉之在，以令諸侯也。初集王師以脅鄭，復倚王臣結以諸侯為晉之計，則善矣。而周室不幾於替乎！其得鄭不得，鄭在所不問，而屈王師下伐，蓋始於晉厲君子不可不察也。

齊高無咎出奔莒

高國崔鮑皆齊之強臣也。非爭政不勝而奔，則詭謀暴露而出，決非善之者。故今年高氏奔而明年國氏誅其故，可知矣。

九月辛丑用郊

魯之卜郊自僖公始，而用郊自成公始。蓋前乎

此雖以史遜請之於王而得用郊蓋疑其僭而天不享故卜之而未遽用也成公七年蓋嘗卜之已而不從乃免牛十年又嘗卜之五卜不從忿而遂不郊不復免牛免牲矣今成公懼卜而不從則不得郊故不復卜而直用之聖人書曰用郊蓋前乎此未嘗用也至定哀之郊則不復書用蓋責不在定哀其用之始於成公與用田賦用致夫人同而謬者求其說不得遽以為用人其支離一至是哉吁

晉侯使荀瑩來乞師

魯一作丘甲而晉四乞師於魯一不及期則公不見而臣執辱多兵果何利哉荀瑩之來魯其敢違乎故冬公會晉侯伐鄭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晉三伐鄭皆以王師冠之王威豈能懾楚而服鄭哉徒假之以致諸侯之師也然三伐鄭而鄭不歸亦足以見力之不足恃矣而晉厲不能內修以來之徒極其忿而不置鄭卒不復晉亦以亂身陷不測攘外而不治內吁可戒哉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公從伐鄭者三而兩至自會蓋無功以告廟徒以會至也今之伐亦何功之有乃至自伐何耶蓋前此二伐非乞師而往則其反也亦不以師行而告今之伐以乞師而會則其反也不得不以伐告焉用是知聖人之書至從告廟為得其實危之之說於是踈矣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狸服

大夫之卒書其實而已月日所以紀其實也十一月無壬申誤爾公穀附會以為待公命然後卒大夫大夫卒豈待公命而後書之借曰必待

公至而書則亦當以其卒之月日以志其實安得移其日於公至之後以紊編序哉其說迂矣公孫嬰齊叔盼之子非歸父之子或者疑其為歸父之子故必待公至而卒之此尤踈謬歸父之子乃仲嬰齊既於十五年卒安得於此再卒乎此從公伐鄭未至而卒於外爾無他義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邾子矍且卒

晉殺其大夫卻錡卻犇卻至

厲公之害甚矣一日而殺三大夫卿佐國之股

肱一怒而盡誰與處哉宜其禍不旋踵也穀梁以禍於是起信

楚人滅舒庸

舒庸故楚之與夷狄相滅在所不錄然書必中夏書之以見楚之拓大疆場日侵中國也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胥童之殺君殺之也故以國殺為文而傳者以為栾書中行偃殺之遂弑厲公若然則宜書晉弑其君州蒲及其大夫胥童以尊及卑然後為順今先書晉殺其大夫胥童而後書晉殺其君

則胥童之殺在厲公未弑之前厲公殺之也初殺三卻繼殺胥童故栾氏中行氏有所不安而謀逆焉其事自順無用穿鑿

庚申晉弑其君州蒲

厲公之興多然修文襄之業其志有足尚者然剛暴不仁果於用威敗狄伐秦既如其志然當吳楚並興欲抗吳則畏楚欲抗楚則慮吳遂合諸侯以會吳于鍾離蓋疑吳楚合中國無以抗之也吳既我附故明年遂興鄢陵之師大敗楚鄭其為謀蓋亦深矣然晉雖得志而鄭不反於

是時也可以退而增修其德求鄭所以不服之
故治內以柔之何患鄭不反而鄭不懷乃遷怒
於魯以魯兵不出而隳已功也故沙隨之會不
見公若丘之後執行父蓋亦不知自反矣既而
上屈王師下連諸侯三疾于鄭鄭不能得其忿
益甚怒無所洩乃內疾于卿佐殺三卻誅胥童
立其朝者僂然如不終日故中行栾氏之逆成
於頃刻嗚呼剛暴之君可不鑒哉凡春秋書弑
君以國弑者君無道也一國之人共疾其上也
夫立於一國之上而為一國之所疾宜其及禍

矣悲夫

齊殺其大夫國佐

以傳考之國子以其私邑叛則殺之為得其罪
矣今乃以累上之辭書之何哉蓋所以致國佐
之叛者君也靈公不君視不明聽不聰以譖而
罪國子故國子叛則其殺也安得不以累上之
辭書之

公如晉

成晉亂且朝嗣君也

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晉厲蒙禍楚鄭乘隙而襲中國伐宋之舉豈志於納魚石哉將以亂宋而窺中夏也故聖人亦因其志而不書納使若伐宋自伐宋魚石復入于彭城魚石自入也說者咸曰不言納不與其納且宣十一年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何以直書納志於納者聖人與其納若納之善否褒貶自見非志於納者聖人不與其納其志本於亂中國不在納魚石也且助魚石之亂於楚何利而志於納之彼曰納魚石特假之以伐宋貽中國之亂而後楚得以逞也然魚石之

入且曰叛而不書叛非石志於叛楚子驅之以亂宋耳

公至自晉

晉侯使士匄來聘

宣十年齊侯元卒公如齊公至自齊齊侯使國佐來聘頃公即位未踰年而遣大夫來聘直稱齊侯君子譏之今晉厲公弒悼公繼嗣統禮為人後者為人子則亦嗣子矣而士匄來聘亦書晉侯非禮也十二月士魴之來虛打之盟亦稱晉侯悼公蓋以已非厲公之子不復考踰年之

禮矣左氏更以為有禮吾所不曉

秋杞伯來朝

八月邾子來朝

築鹿囿

苑囿之地國有常制魯有大野苑囿之地也今築鹿囿何為哉古者山林藪澤之利與民共之不立防限民以自專其利也築鹿囿立防以專其利也此非苟書土功之事左氏獨責其不時非經意也

己丑公薨于路寢

冬楚人鄭人侵宋

前日伐宋今日侵宋豈志於納魚石哉侵中國也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打

楚鄭侵宋晉侯使士魴來乞師仲孫蔑遂會晉

侯為虛打之盟兵車之會也會以兵車而不用

蓋晉悼新立未敢遂役諸侯故乞師以觀諸侯之志諸侯順從姑盟之以固其心而已此悼公

之興和而有禮宜其卒成霸業也

丁未葬我君成公

右成公盡十有八年

木訥先生春秋經筌卷第十

此冊柒拾柒張

